

校园经典小说选

高建英
◎ 编著

今夜依旧灿烂

爱情是什么？爱情对你来说，
有多少种爱情……

不论是平淡的，还是传奇的，
抑或是缠绵的……

7
54
8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校园精典小说选

今夜依旧灿烂

高建英 主编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校园经典小说选/高建英主编. —呼和浩特:内蒙古
人民出版社, 2005. 11
ISBN 7-204-08159-5

I. 校... II. 高...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39190 号

封面设计:张娜
责任编辑:乌恩其

校园经典小说选
高建英 主编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大厦)
邮编:010010 电话:0471-4972059

三河市长虹印刷厂

2005 年 1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98 字数:1300 千字

ISBN 7-204-08159-5/I·1727

全 14 册 定价:417.68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调换)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内容简介

严卫波又开始朗诵起这首《红叶》，那声音抑扬顿挫，平静自然，已经没有了往日的沉重和悲哀。在这个家里，严卫波的这首《红叶》早已不是什么秘密，罗红燕和严小康一听，也轻轻地跟着严卫波一起朗诵起来：

看见了这片红叶

就看见了金色的秋天

回首飘过的风雨

已洗去了往昔的艾怨

风过了，云散了，夕阳终于露出了灿烂的笑脸，霞光万道，喷洒在松林，喷洒在墓地，散发着一片和煦的气息。墓碑上的罗红叶依然微笑着，笑得平静而自然。



引子

今
表
依
旧
灿
烂

严卫波是我当年部队的一个老战友，我俩已经有好多年没有见过面了。

去年秋天我到E省开会见到了严卫波。他妈的！没想到那老小子真有出息，时下已是个副厅级领导干部了。军队干部下地方的升职的少，我还以为他如今大不了还和我一样，定格在这个小小的副七品芝麻官的位子上呢。

我和严卫波都是东阳市的乡下人。十八岁那年我们有幸一起参军入伍，同在一个边防部队服役。既是乡友，战友，后来又成了军校的学友。时下的人都说，是老乡好办事，是战友好办事，是同学也好办事。为什么？“哥们兄弟”，感情贴呗，互相帮忙无需什么物质投资。老乡之间、战友之间、同学之间的这种深厚感情，被定位成中国人的“三大情结”。我和严卫波过去的感情真可谓是贴上加贴了，不过我们虽然已集“三大情结”于一身，但0互相都没有享受过对方的任何惠泽。为什么？主要原因还不在于我们俩都太正统，过于守规矩，而是分开时间太长了，距离太远了。要不然我家那个臭小子前年大学毕业时，说不定还要找找严卫波帮个忙安个好单位呢。哈哈！严卫波那老小子现在已是E省无线电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了，一个副厅级干部，给省移动、联通那几个大公司的老总们打个招呼，安进一两个本科毕业的大学生，应该算是小菜一碟。

哎？扯远了，还是说说和严卫波分别和重逢的事吧。

那一年，我们同在一个边防师里干通信，当时严卫波任师通信营长，我任师司令部通信科副科长，都是正营级。同年，我们俩同时被录取进入解放军南京通信学院学习，三年后毕业，严卫波被调进集团军通信团任副团长，我呢，仍留在师里任通信科长。他妈的也巧，我们又都是副团级，平起平坐。通信团离我们师的

驻地太远，分别后，虽然彼此联系少了，但一年半载偶尔见上一次面，免不了要找几个老乡聚在一起，快快乐乐地喝他几盅，彼此说说那些有趣的“小城故事”，再就是用老家的土话，骂娘骂老子的互相狠贬一番，逗乐子。有人说姨妹是姐夫哥的半个屁股，我知道他有个姨妹，名叫罗红燕，长得很漂亮，每次见面都要损他一次：嘿！我说老严哪，你这个当哥哥的那半个屁股最近怎么样？有主儿了吗？是不是要留着自己用啊？严卫波红着脸，也毫不留情的损我一番：他妈的！老玉，你这个臭文人，骚客！你他妈的早已不是什么大专毕业生，而是博士生了。有老乡不解，问：什么博士？严卫波说：流氓大学毕业的“骚博士”！满堂大笑，我却不笑，“骚博士”就骚博士，我还要继续损他取乐，直损得他挂了白旗投了降：“哎呀，不说了，谁也说不过你这个臭文人！我呢？直到这时才高兴地息鼓收兵，尚罢甘休。

我转业后，直接安置在部队驻地的市级无线电管理部门，与严卫波的联系渐渐少了。后来听说他又当上了团长，再后来听说他也转业了，回到了老家东阳，我们失去了联系。去年我在出差前收到的那期《中国无线电管理》杂志上，看到一篇署名为E省无委办严卫波的文章，我猜想这可能只是个笔名，“严卫波”，“严卫波”，不就是严格维护电波的意思嘛，而绝没有想到会是我的战友严卫波，我知道他转业在东阳某个机关，不可能在省城。再就是没有听说过他会写文章，至少在部队时我没有看到他有一篇什么文章见之于杂志报端，因为写文章不是他的特长。

不是吹牛，和严卫波相比，我的文笔和口才是要厉害得多。我们两人的爱好都多，而且有许多共同的特长。他会拉二胡，我会吹笛子；他写得一手好毛笔字，我的毛笔字写得也不赖。我们都会唱歌跳舞，会画画。我会写诗歌，写散文，写小说，偶尔还会写写歌词，出了几本文学小册子，参加了省作家协会。他呢？这方面可从来没听说。

人的一生过得真快！分别大概有十年了吧？直到去年底，终于见到这个当年恨不得与他同穿一条裤子的严卫波。

真没想到，那天下飞机刚出机场港口时，E省无委办负责接





站的那位副主任还真的就是那个严卫波。见面的一刹那,我们彼此都楞了一下,岁月的沧桑也都在我们身上刻下了一些难以磨去的痕迹。我们都已过了不惑之年,早已过了当年那个血气方刚的“而立”时代。严卫波的头发仍然保留着当年的乌黑,一米七几的身材未见发福,走起路来仍是标准的军人姿态,但脸上有了少许的皱纹,皮肤也稍显黑了点,再也不是当年的那张英俊的白脸了。见面时我们握手,拥抱,彼此用力地捶打着对方,那高兴劲儿就别提有多亲热。

晚饭后,我们走进茶坊,各自掏出了自己的名片,他非常惊喜地叫道:他妈的!你老小子真不简单,当年的那个小秀才,如今都成作家了!我说:什么作家?没出息的才爬格子,既不能升官也不能发财,下地方十年了还是原地踏步!不像你都副厅级了,高我两级。他笑了笑,话也不能那样说,要让我做你那一角还做不成呢。我问了他的情况,也没有忘了当年每次见面的那个老话题:你那半个屁股呢?现在怎么样了?没有想到严卫波非常爽朗地说:我和罗红燕已结了婚,现在她已成了我完整的一个屁股了。当哥哥的为什么要和姨妹结婚?我感到惊讶,感到茫然,却不敢细问,也没有心思再去损他。严卫波却毫不忌讳,滔滔不绝地谈起了他的生活和隐私。在个人的生活圈子里,我知道了他的不幸和有幸,知道了他的爱和非爱,还知道了他曾经非常理智地拒绝了另外两个非常美丽和优秀女人的爱。我真有点羡慕和忌妒严卫波:当年见到一个漂亮的女人都会脸红的那个老小子,竟然也会有如此的艳福,一生中遭遇了包括他妻子在内的四个女人的爱?!而我这个多情的才子呢?就一个女人爱我,除了老婆还是老婆,真没出息!

严卫波喜形于色地谈起了他在东阳那六七年的空中卫士生活。我不但知道他是如何将一个比较落后的市级无线电管理工作,搞得有声有色,生龙活虎,朝气蓬勃,一跃而成为全省乃至全国的先进,而且还知道他得了个“严抖儿”的美名。他顽强拼搏、不惧艰苦的敬业精神为我折服和敬佩!我们是同行,相比之下,真是天壤有别,相形见拙。

严卫波问起了我的工作和生活,我感到了一丝的汗颜和不安:我的工作实在太平庸,实在羞于开口。按部就班地工作,四平八稳地生活,下班后就抓紧时间爬爬格子,也不管别人怎么说,写出来的东西也不管别人爱不爱看,就这么躲进小楼成一统,哪管窗外风和雨呢?全没了昔日的朝气和风采了。想停笔又停不住。唉,狗日的文学爱好,确实害苦了我!

严卫波的形象在我心中突然高大起来,开了两天会,我满脑子里都是他影子,想撵都撵不走。我想抽空写写他妈的“严抖儿”,连书名都想好了,就叫《空中卫士》。我没有将自己的念头告诉他,我想等到出书时再突然给他一个惊喜。从E省返回后,我开始动笔,就这样真的写了起了。

今夜依旧灿烂





1

初春的夜,天气微寒。东阳市十中的语文教师罗红叶批改着学生的试卷,习惯性地盯了一下书桌上那座陈旧的老式闹钟。“已九点半了,老严和小康都该回来了。”罗红叶正想着,防盗门响起了开锁声。

“是老严吗?”

“妈,是我。”

罗红叶走进客厅,见是儿子严小康上夜自习回来了。“哦,我还以为是你爸呢”

严小康放下书包,问:“妈,我爸这么晚还没回来?”

“还没呢。晚饭都没回来吃。”

“也不知道他一天到晚忙些什么?地方机关干部有哪一个像他这样,天天早出晚归,半夜不落屋。爸也没打个电话?”儿子抱怨了一句。

“没有。”

“老爸太不自觉,连家也不要了。”儿子又抱怨了一句。

罗红叶笑了一下:“可能还在忙他的空中秩序吧,他常说空中电波在呼唤呢。”

“电波,电波,爸心里只有一个电波!”严小康抱怨着提着书包走进卧室复习去了。

罗红叶到厨房为小康下了一碗鸡蛋面,走进房间招呼儿子早点休息,重新回到自己的房间。改完作业,再看书桌上的小闹钟:已指向凌晨一点。胸部又突然出现了一阵隐痛,罗红叶抬起双手轻轻拍打着胸口,扭了扭酸疼的腰杆,然后推开玻璃窗子,深深地呼吸了一口新鲜的空气。

广寒的夜空里,一颗明亮的弦月,像一把铮亮的弯刀静静地悬挂在天上。望着月亮,罗红叶又想起了从前的那些难眠的夜

晚。

曾几何时,罗红叶无数次地打开窗子,遥望着那天上的月亮,从圆望到缺,又从缺望到圆。望着月亮,就想起了边防,想起了身在边防的严卫波。多少回罗红叶曾对着那月亮痴痴地发问:月亮啊月亮,你为什么要让嫦娥住在里面呢?你要是让老严住在里面就好了,如果真那样该有多好!我就能天天看到他了。有多少回罗红叶就那么呆呆地站在窗前遥望着,望着望着,那月亮里就真的露出了严卫波的一张笑脸来,好象还在和自己说话呢。罗红叶真想飞上去,飞进月亮,和丈夫低声呢喃,倾诉离别的衷肠!月亮里的严卫波突然张开了双臂,罗红叶闭上眼睛,身子不由自主地就要飞升了,却被窗台儿挡了一下,落了下来。睁眼一看,却还在房间里……千里共婵娟,但愿人长久。多少个宁静的月夜,罗红叶不断在心里为严卫波祈祷和祝福着。

回忆是多么的美好,但美好里也充满着思念的愁肠和忧伤。

罗红叶微笑着推上了玻窗,轻轻踱进了儿子的卧室。朦胧的夜色里,小康露着微笑睡得正甜呢,鼻息中不时发出轻微的鼾声。她轻轻带上房门,又走进妹妹罗红燕的卧室看了看,燕子也睡得正甜。罗红叶来到客厅倒了一杯水,然后坐在沙发上,顺手拿起茶几上的那本《文学纲要》,就着灰暗的壁灯阅读着。春节后不久才上班,严卫波就开始忙得不亦乐乎。这不,下午去办公室到现在还没有回家。她想等他一起休息,这已成了罗红叶的生活习惯。

边看着书,脑海里却在不停地翻腾着家事,也只有这夜深人静的时候,罗红叶才有空想想不惑之年的自己和这个刚刚团圆的家……

罗红叶从小就向往着军营生活,军人特有的使命感和气质,深深地吸引着她。高三时她十八岁,征兵时也报了名,体检时却因视力不够被涮了下来,为此她偷偷地哭了一场。罗红叶暗暗地下了一个决心:此生如果不能当兵,也要嫁个当兵的人。从此她发奋复习,终于顺利地考上了严卫波部队驻地的一所师范大学。

当年罗红叶走进师大时,严卫波当排长,刚好被部队抽调负





责罗红叶那批新生的军训。打第一眼看到严卫波时，罗红叶就暗恋上他。严卫波具有标准的军人气质，果断，刚毅，顽强，还有那副一米七几英俊的骨架儿，真像是电影《渡江侦察记》里那个扮演侦察排长的八一厂演员王心刚。军训时，严卫波也确实吸引了不少的女同学。每到训练课间休息时，她们总是围着他有事无事地叽叽喳喳，嘻嘻哈哈地说着不着边际的话儿，常常弄得严卫波满脸通红，手脚无处搁置。而文静、清纯、秀丽的罗红叶却躲在一边，悄悄地满含着一腔似水的柔情，偷偷地端详着严卫波。严卫波没有喜欢上那些“叽叽喳喳”们，却对这个躲在一边的小师妹情有独钟。他最想多看她几眼，最想和她说话，而每当有了机会与她说话时，却又是言不由衷，结结巴巴。这真是太近者无味，而若即若离者才是有心人。眼看军训就要结束了，再也不能等了，就在军训结束时举办的那个晚会里，严卫波果断地约了罗红叶走进了寂静的大操场。两人是老乡又同在外省，自然感到亲切。严卫波终于战战兢兢地，从口袋里掏出了那首写了很久并且早已背得滚瓜烂熟的《红叶》来：

你像一片红叶
悄悄地飘到我的身边
你淡雅温馨的气息
顿时荡漾在心田
双手轻轻地捧起你
亲切感却是那么沉甸甸
我知道那是因为什么
有了春天就会有秋天

罗红叶激动地看了诗，什么也没说，只飞快地站起来投进严卫波的怀抱，吻了心上人，然后羞涩地低头轻柔地说了一句：“卫波，等着我！”然后飞也似地跑进了晚会。

俩人的终身，就这么悄悄地定了，四年里谁也不知道。只到罗红叶大学毕业回到东阳，严卫波向部队领导递送了结婚报告时，战友们才云雾顿开，见到了太阳和月亮。

按条件，罗红叶本来早就可以随军，一是她舍不得她所执教

的学校,二是父母去世早,她要照顾唯一的妹妹罗红燕。眼前的罗红燕转眼就到了三十六岁,但一直未婚,与姐姐生活在一起。罗红叶既要独自抚养儿子严小康,又要照顾年幼的妹妹,可想而知当年的生活是何等的艰难。

近两年罗红叶身体一直不好,部队也终于照顾了严卫波家庭的实际情况,前年九月,在边防部队干了二十五年,时任某通信团上校团长的丈夫终于转业回东阳了。少时夫妻老来伴,年轻时夫妻俩天各一方,不能长相守,进入了不惑之年,终于能朝夕相伴了。想到此处,罗红叶禁不住笑了起来。

严卫波转业时,安排到市政府办公室任了一个调研员的闲职,待遇不变,钱不少拿,完全可以悠悠哉哉地熬到退休。可他偏偏闲不住,工作不分内外,材料照写,腿儿照跑。年底机关党委换届时被选为副书记。市政府办公室主任兼任书记,基本上无时间过问党务工作。虽说他是个副职,却是“大权独揽”,管了九个党支部,走马上任半年,整个机关党务搞得有声有色,去年七一,政府办机关党委还被市委评为优秀党组织呢。当年年底,市无线电管理处长调离,严卫波被调任该处处长,上任一个月,就春节放假在家呆了两天,整天再也难见一个人影子,每天经常弄到深更半夜才疲惫不堪地落了屋。也不能完全怪他啊,听说最近民航陆空无线电通信干扰十分严重,他正忙着呢。罗红叶明理:航空安全,人命关天,责任确实重大啊!

有什么办法?严卫波就是这样一个人,十足的工作狂!

唉……也该知足了,他再忙总还是在自己的身边,今天不见明天见。再也不会像过去二十二年的夫妻生活那样,一年只能见两次面了。

家里眼下只有两件事使罗红叶放心不下。一是儿子严小康高三已经到了下学期,学习基础不牢,成绩很一般,今年即将面临高考,能不能考上,心中无数。还有一件使她感到发愁的就是妹妹罗红燕的婚事,已经三十六岁的人了,还是高不成低不就的,耽误了十多年。唉……想起来也真急死人!父母死得早,自己结婚时,罗红燕才十多岁,一直跟着她生活。长姐为母,自己又当姐又





当妈,确实操了不少心。可她的婚事至今还没有着落,怎么办?自己真是对不起父母……

罗红叶抬头看看挂钟,已经是凌晨一点半,严卫波还没回来。平时回来晚了,他总要提前打个电话,今天他是怎么了?罗红叶焦急起来。未必还在办公室?电话拨通了,办公室无人。对,拨他的手机!“用户超出服务区,请稍后再拨。”再按重复键,仍是一句老话。

这么大一夜他究竟去了哪里?会不会出什么事?罗红叶只感到心里一阵发紧。

处里的同志可能会知道他的行踪吧?对!打听一下。罗红叶看了看茶几玻璃板压着的常用电话号码单,却无一人是处里的。这个老严也真是的,来无线电管理处已一个多月了,他竟连处里的电话单也忘了拿回家来。

唉,不等他了!罗红叶放下书,准备进卧室休息,想了想,从床上拿了一件大衣重新回到客厅躺在沙发上,又翻起了那本《文学大纲》。

罗红叶边翻着书边想着,上下眼皮皮开始打架,渐尔入睡。

突然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将罗红叶从睡梦中惊醒。朦胧中,她眯着双眼,伸出手来摸索着拿起茶几上的电话筒:“喂!请问哪里?”

“叶子,我是严卫波……”

是严卫波!罗红叶清醒起来,一跃而起,兴奋地问道:“老严,你在哪里?怎么不早点打个电话回家?让我担心死了。”严卫波说:“叶子,我在东江县。很对不起,这么晚了才给你打通了电话。这里发生了一起严重的民航电波干扰。下午五点钟我们出发时走得匆忙,谁知到了现场,这里全是大山,信号一直不好,打不通。”罗红叶问:“干扰查得怎么样了?”严卫波说:“我们连续工作了几个小时,基本上查出了干扰源,这阵子正往县里赶,离县城很近了手机才有了信号。”罗红叶又问:“哦,那你们还没吃晚饭吧?”严卫波说:“在乡下吃了的。”罗红叶再问:“老严,你们什么时候回来?”严卫波说:“我想利用这个机会顺便到各县走几天,了解一下

整个面上的电波干扰情况。说不准返回的时间,最多一个星期吧,到时我再电话告诉你。”罗红叶嘱咐说:“路上注意安全啊!还有,你这个胃炎,一定要注意饮食,三餐尽量准时和定量,药要定时服。”严卫波说:“知道。”罗红叶问:“药带上没有?”严卫波说:“带上了。真罗嗦!”罗红叶说:“不要嫌我罗嗦。工作是单位的,身体可是自己的。”

这就是共度了二十多年的患难夫妻,你一天记挂着他,他还嫌你罗嗦!严卫波就这么一个人!罗红叶笑了一下,然后摇摇头。

话筒里继续传来了严卫波的声音:“对,两者要兼顾!叶子,你也要注意保重身体,晚上早点休息。还有,小康今年要参加高考了,他的学习问题也只好拜托你多操心了。”罗红叶嗔怪说:“亏得你还想起了小康的高考和学习,你什么时候具体地关心过?”严卫波涎着脸皮说:“嘿嘿,你是老师嘛,教育有方,我自然就宽心自在。”罗红叶说:“不说了。忙完了早点回家。”严卫波兴奋起来:“怎么样,想我~~了~~?最多一个星期就回来,到时候,嘿嘿,我可要好好~~地~~那个一下……”罗红叶啐道:“去你的,鬼才想你呢。废话少说,快早点休息。”严卫波说:“是!罗老师,再见!”

罗红叶放下电话,放了心,露出了踏实的笑容。耶?怎么搞的?脸红了,身体发热了,鼓的地方胀了,潮的地方湿了,瞌睡也没了。“那个一下?”谁说不想?想呢,才四十多岁的人。严卫波在外虽然有些古板,但在夫妻间那才不呢,知冷知热,知情知趣,自己就是喜欢他。喜欢他悄悄的“流话”,喜欢他的拥抱亲吻,喜欢他的触摸,更喜欢他的“那个一下”。还有一个星期才能回来?今夜就想,怎么办?!过去二十年,年年都是“久别如新”,苦尽甘来,现在怎么啦?就只一个星期呢,好像就熬不住了?罗红叶自感羞涩,又笑了笑,摇摇头,走进房间。





严卫波和副处长“牛鼻子”成了一对好朋友。

严卫波下县查干扰，处里的工作暂由牛鼻子全面负责。

牛鼻子本名牛建国，也是一个转业干部，比严卫波小五岁。牛建国长得壮实，五官端正，只是鼻子稍显大了点，加上又姓牛，被处里的一班年轻人取了一个“牛鼻子”的绰号。牛建国转业早，在处里也算是一个老资格了，工作踏实，能吃苦，但也有点牛脾气，犟起来谁也不怕，直杠杠地不给人留一点面子。听说他因看不惯前任处长的一些作法，常常大吵大闹，有一次还使出了牛脾气，拉着前任处长去找分管副市长评理，只闹得那位前任一把手既输了理又下不了台。

前任处长离职后，处里工作暂时由牛建国全面负责，市委组织部进行班子调整考察时，牛建国得票最多。职工们都以为新任处长非他莫属，谁知却派了一个严卫波来当了处长。职工们虽有不平，但牛鼻子却见事不惊，处之泰然。拿他自己的话说，自己脾气不好，不够成熟，上面没有关系，又不主动与上面加强联系和沟通，谁会了解你并帮你说话？不过严卫波来到处里后，牛建国不但感到心情舒畅，而且还改了一些牛脾气。为什么？用他自己私下的话说，这个一把手人如其姓，严而正，公道正派，没有私心，而且有能力，有魄力，敢作为，又关心下属，他服严卫波的那包药。

有两件事对牛建国印象特别深刻：一是执行规章制度，二是做思想政治工作。

严卫波刚来处里上班时，没有像其他新上任的一把手那样，下车伊始，先砍“三板斧”，而是对处里的规章制度进行了一次清理。严卫波用一天时间对《东阳市无线电管理处规章制度汇编》和《东阳市无线电管理执法责任制》进行了仔细的审读。牛建国以为严卫波将要对这两本由自己修订的小册子，来个大刀阔斧，

没想到他却大加称赞,问牛建国是谁修订的?牛建国说:是鄙人拙作。严卫波问:执行的怎么样?牛建国一说就来气,说执行得不怎么样,前任一把手工作随意性太强,无法落实,制定了的规章制度只是摆在那里,好看!严卫波说,再好的规章制度如果不严格执行,就等于废纸一堆。牛建国问,要不要再作一次修改?严卫波说这两套规章制度非常完整,没有必要再作修改。执行规章制度必须严格,我首先要带头做好,你牛建国和所有的同志都要加强对我的监督,该纠正的要纠正,该处罚的必须处罚。严卫波说一不二,完善了财务、人事、车辆管理、上下班等监督机制,责任到人,赏罚分明。在职工大会上,严卫波响当地提出:以前的问题暂且不论,那已不在我的管辖范围。从现在起,我们必须坚决地严格地执行各项规章制度,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要求大家做的,我必须首先做好!欢迎监督我,如果大家认为我有问题,鼓励大家上告!严卫波的这几句话真是掷地有声,说得好也做得好,执行规定一丝不苟,牛建国佩服。严卫波因私事用了两次小车,不但交了燃油费,还交了车辆磨损费。有天下午刚准备上班时,严卫波突然遇到一件急事,等处理完上班时,发现已经迟到了一个小时。严卫波不但在全处职工大会上作了认真的自我批评,还坚持让综合科扣除了自己当月的出勤奖。你说,摊上了一个这么样认真严格的一把手,单位的职工谁还敢一天吊而郎当,马马虎虎呢?

再一件事就是找职工谈心。全处过筛,一个不拉。你可不要小看这个谈心活动,它一下子就拉近了领导和群众的距离。情况明了,底子清了,气也顺了,问题的症结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也就有了,当领导的还能通过谈心收到不少意外的收获呢。

而那个前任处长呢?万事当头先要看看对自己有没有利,争功诿过,私心太重,职工非常形象地说他不论大小好处“尽往包包里揣”,好吃独食,“煮了一锅肉,吃完了肉,啃完了骨头,喝完了汤,还要舔几下锅,连几点油星儿都不能留下。”办事非但不能公道正派,还在下面搞点小动作,弄得狼烟四起,好像不这样,就不能显示自己的权威。你说,像这样一个不能严格要求自己的一把